白沙集 八

箴銘序記跋

雜著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五目錄

序

記

跋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五

箴

養夜箴

昆侖芴薄乃幽之理黃純于潛宜𥗝𥗝爾前念已息後念未暢忘則廢墜助乃震盪涵而澄之妙契昭融日出事生滿座光風

誡朝箴

早鴉飛鳴紙窓生明羣動已囂各役於情人所孜孜舜蹠相形義利吉凶隨動以生審察危微湓事以誠夕以告天庶無逕庭

警夕箴

夕日入牖流光已沉年數不足怵然驚心開卷對越赫若有臨敢娛以嬉虛此分陰披榛覓路日暮難尋膏車秣馬疾驅駸駸

養以夜氣待朝警戒終日接物至夕昏氣易乘又復作意自警人之為人幾矣擯逐以後閒居無事以是自飭尋理舊業茲然已失時復思繹衰嬾已甚懼其因老而遂廢也書三箴于壁㢘朝夕觀省而自警也

恥辱箴

士之所欲遠者耻辱真知耻辱者鮮矣居下流為大辱不若人為深耻置身高遠者耻辱無自而至行遠升高必自卑近則盍先慥慥於幽隱懷安則易以頹墮同俗則流於鄙吝存心養性則德日尊人十已百則學日進惟困知而勉行或庶幾於斯訓

書床箴

進取之難退藏之易白首無歸黃卷有味俛焉孳孳人棄我取往者難追來或可冀庶幾夙夜以免大耻悠爾而安別有天地

銘

涵養銘

沐蘭浴芳蜕濁涜腸體既盛潔保我馨香儼若有思
赫若有臨毋令火熱勿使淵沉浸以江河沃以膏澤
融乎陽舒渙然氷釋瞪久發勞別見光華昏而不返
横騖南柯冲然夜氣猶雨潤芽譬彼澄淵無風不波
有箇查滓亦渾化了靜而虛之物來取照乾舉坤清
卿雲朗日洪鍾待叩眷容六律緬彼伊洛榛塞流絶
無人啓悱滅之以筆

杖銘

平塗萬里始於一錫避人所趨爭道者息

序

全羅道山城圖後叙 甲午

臣差爲劉都督問安官兼議軍事前日伏奉有 旨令撫軍司堂上一員巡審道内山城且諭以死守之意故撫軍司令臣兼管是事臣訪問道内山城則全州淳昌高山古阜寶城只有舊址綾城南平順天富有縣則以少泉井停廢已久順天光州今始卜基而力竭不能築礪山雖已修築而形勢平夷臣雖或巡審略而不錄就其中潭陽同福羅州康津井邑南原等處圖其形止並附記聞且載泉池磎碉巖洞寺舍

古今量城或用地尺或用帛尺長短各異則以所見槩其里數並爲附錄若城外要害遠近道路則以朱畫別之至於環城外數步之內夷險不同而一幅圖形難以區別處則自此至彼自彼至此皆以青畫標之而界以朱圈傍書其地爲險其地爲平庶一覧而險阻要害了然於　聖筭外臣竊伏思之山城之設不見於前史而兵家之說亦無所謂山城者獨我國郡縣在在皆有山城今不知何代所創亦不詳其當時能據守而得全與否按舊史趙奢與秦軍戰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馬援征蠻蠻人皆奔入磎洞道

險不得攻諸葛亮征蠻諸蠻洞主各保山洞負固不與戰漢兵不敢深入若此類雖不知其築城與否而其據山爲固使敵不敢仰攻則明矣故以伏波之威武侯之智攻一小醜勢猶拉朽而阻此溪洞不敢進兵馬服以弱趙之兵能制虎狼之秦者亦因據山之勢也以此言之則勝敗之數雖不在地利山城之險亦不爲無助也盖百道攻城計出萬變則守城之人或非公輸技或有窮今因山爲城城勢險峻則自我守之甕聽風扇不必設弩臺礮臺不必建地澁掬蹄不必鑿暗門撞車不必修自彼攻之則雲梯飛樓無

所用地道注盤無所為塔天揚塵之車無所施其巧壕橋距堙之設無所逞其技其與平地守城者功相萬也臣巡審諸城親自步履無論夷險計堞遍行參以彼我形勢察其攻守之宜道内六城雖各有長短互相勝負率皆壯固自成天險主客之勢一以當百雖使老弱守之見賊之來心膓不至翻倒手足不至慌亂則舉梃推石亦有餘力雖以百萬之衆未易攻也今若兵精粮足士心親附見賊徵兵一舉撲滅則山城為不足論也或大將把握重兵過截大勢列鎮各自城守禁其剽掠雖無大捷敵將自困不必奔入

山城示賊以怯也不然而綱紀已解人心已散兵疲食盡不可收拾則糾合傍郡各保險阻時出壯勇掩賊不備清野以待日月既久則越海之賊齎儲有限前無所掠後無轉輸欲進不得難以持久此是平時之下策而為今日之上計也今就六城之中以要害論之則蛟龍為第一其次錦城其次笠巖金城甕城修因也以形勢論之則金城為第一其次笠巖其次修因錦城甕城蛟龍也以今日論之則甕城為第一其次錦城修因笠巖金城蛟龍也何以言之蛟龍據二南咽喉之地扼三路往來之衝誠能固守勿與輕

戰雖有巨寇必不敢徑衝內地以遺躡後之患故為要害之第一而門庭太寬心腹太露左右不相應非形勢之地也羅州為湖南之巨鎭而錦城為本州之首領大軍屯駐州城援兵據有山險上下掎角互為聲援則賊來窺覦腹背牽掣未易下手若保羅州是為湖南之保障故要害亞於蛟龍而東門傾側距本州太迫本州之城太濶而綿薄外多窺瞰實難為守而號稱雄藩為賊必爭之地賊若奪據食其儲峙以為巢穴山城之人在賊肩背輸轉道絕不戰自困此危道也金城之險為一道之首若能召集數郡並其

儲積無事則四散樵採有急則畓休守禦雖遇大敵
不敢侵軼而城在萬重之内外無控扼之勢只可以
自保其地不能為敵所忌且非萬人不能守在今兵
必難以為力兵法所謂城大而人少者是犯五敗笠
巖之勢亞於金城而守禦之難與金城同甕城狹小
難容大軍而山皆絶壁只有二路脫有緩急不待外
援以一縣之力足以自守古法曰三里之城萬家守
之足矣此誠今日之要地也臣久在道内詢問父老
諭以利害兼察民情晉州未陷民情皆欲入保山城
及聞其陷民咸曰以晉州地勢之險兵力之衆且不

能保於是視山城爲必死之穽及今勢窮間有倡言曰方今財力已竭七路同然一失土着難以糊口假令入海亦且爲海賊所害今計不如寇至入據山城寇退出理田畒城全則倖以圖生城陷則與之同死聞者或以爲然而迴視城中器械兵粮無一可恃雖欲入保皆無固志故兵法曰守城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今本道財力已盡匱竭皆不能先爲不可攻之具徒欲驅民而納之城以今日已散之人心其不肯爲死守之計者固也雖有天險非民不能守故地利之不可以徒恃古今論之詳矣誠能先固

民志俾不瓦解擇任帥臣修治器械儲積糧餉賊來與戰勢不可敵則各據其城堅守清野雖非奮揚之大計亦不失為權時之要術也

南原蛟龍山城

在府西七里為山無祖宗斗起野中有兩峯壯曰客德南曰福德纍山為城西峻東低城皆石築勝覽云周五千七百十七尺高十七尺而築城主僧言實七千六百尺云今觀周回可十五餘里僧說為是舊有九十九井而堙廢不穿今存八井泉出客德峯下流而為川旱亦沒跗劉都督嘗登此城遂脉穿井往往得

水劉言城大而圯用功必大云城外西南北三面無
高峯斷壠可瞰腹内者密德福德兩支東走而下如
雙蛟並卧于中區分三洞中曰赤巖北曰牛巖南曰
氷巖兩峰為首二支為脊三洞為腹肺腑重掩南北
遮隔首尾不相通脅脊不相貫脘有緩急金鼓形名
所不能指揮東門為受敵之地門外大路牛馬皆通
從路上俯視城中虫蟻可數距門數百歩有阜前峙
矢道所不及後面平衍敵來可以藏兵俗傳劉仁軌
所築我　太祖嘗駐軍于此與賊戰破之舊有軍倉
民常受糶往在七十年前移置府内云考之勝覧仁

軌所築卽是本府治所俗傳似誤按舊史 太祖與
邊安烈軍南原踰雲峯射殪阿只拔都所謂軍南原
疑卽此地今募僧改築皆棄巨石雜築碎礫低微偏
頗多不及舊制秋初當訖功云雲峯長水任實谷城
求禮疊入

潭陽金城

在府北十五里剛泉山一脊西張而爲金城不知何
代所創按歷代兵要云麗末阿只拔都聲言將穀馬
于光州之金城註云今在潭陽府俗傳我 太祖自
南原踰雲峯聞賊勢甚盛與諸將謀曰萬一蹉跌當

退保金城未詳是否東西南三門爲受敵之地由潭陽以上者路出山脊一線百轉盤廻六七里始達南門南門之外兩傍皆絶壑東門之外可六七十步有石側立斜睨城中一面矢道所及最爲深忌今若退築羊馬城可備先據之患西門兩傍山皆峭竪賊來如在穴中不敢恣意直衝泉出甑巖下成溪而下大旱亦不竭又有九井或竭或盈東北正南壁立千仞城形奇壯濶遠四高中崩外無峻峰難以窺瞰城外四面線路脉布眞形勢之地也城内南峯有鐵馬狀如兒狗土人云壓勝之術也有官廨九十餘間城高

不滿一丈卑者或僅成堞皆築小石如粘燕巢制極挑撼可使尾解難以為恃舊無城基近四五年間因府人所傳得於山中認為舊金城遺址創築石城周可二十餘里一萬一千餘尺勝覽云二千八百四尺濶狹與古有異且無築城舊址臣意金城之險聞於隣國而拔都必欲爭之則必是雄城甲於他鎮不能全無城郭而今若此古所謂金城抑別有他歟今不可考也淳昌昌平玉果疊入

同福甕城

在縣北十五里山有三巖形如甕故名石築周可七

里三千八百七十四尺勝覽云羅漢殿遺址舊有石
柱石闕今無矣俗傳前朝有一將嘗據城自固卒為
賊所陷今不可考城南北有兩門只此為受敵之地
石逕縈迴僅通人迹而逕出崖下城壓崖上人從城
上俯臨往來一夫轉石千人莫過東城外十餘步尖
峯對峙間有鳥路人不得並上自南迤西至北自北
至東皆全石為壁削立萬仞猿猱之所不能度真天
險也城中有七井不甚豐足而由西峯而下潛通赤
壁縻繩可汲大溪絶磴懸空賊人所不能覺也舊址
多頹廢黃進為縣時橫截東北面一隅築為内城和

順綾城壘入

羅州錦城山城

在州北鎮山五里石築周可十里二千九百四十六尺西南北三面地勢險峻東門外一面寬平為受敵之地城中有五井而東門大谷兩井為大又有四峯北曰定寧南曰多福西曰悟道東曰露積定寧為主峯而東西南三峯拱揖于前指顧相應言語相通東北兩峯之支環抱而成洞曰大谷洞可以藏兵或傳泉井不足築城人言役徒五千飲東門一井且不竭為山北高南低城勢欹側東門外山脊連亘數百步

至壯元峯從山脊仰見城內鐵九所及西北兩面城
繞山腰勢分內外守堞之人身在山外其與東南裏
面聲勢咫尺不得相顧此為兵忌按歷代年表新羅
赫居世二十七年耽羅人與三別抄叛據珍島來犯
本道郡縣望風迎降金應德與其副使朴琈等首鼠
未決上戶長鄭呂倡率守城領來諸縣入保錦城樹
棘為柵裹瘡死守賊攻城七晝夜竟不拔其後麗代
契丹來侵顯宗南巡駐軍于此契丹敗退顯宗陞本
州為牧云務安咸平疊入城中方起冶鑄大砲

康津修因山城

在兵營東十里石築周可十餘里三千七百五十六
尺由本營至南門鳥道盤廻抵門外地勢偪側人不
並立北門尤險絕只東門為受敵之地門外有洞曰
修德山勢陂陁城內外相為洞視丸矢皆可及由東
門迤南別開小東門門外百數十步一峯屏立號曰
勿喜峯賊若先據城中一面不敢搖足仙迹峯城外
又有斷岡突出數十步四隅斬然未易攀登露積為
主峯西南北三面足為天險而閒有堆阜為賊所伺
勿喜尤為大害東門內外無所碍障所長不能掩其
所短舊以泉井為虞東門外數十步衆壑之泉合而

成溪今於舊城之外別立子城環溪退築溪在城内周可七百餘尺勝覽云羅末道康耽津寶城長興靈巖之民皆避倭寇于此所謂道康耽津今合為康津縣今年築城土人掘地得石臼又有大甕長可一丈厚如甓甕中置一掌盆云無疊入處獨康津為守城

井邑笠巖山城

在縣南三十里周可二十里勝覽云一萬二千二十八尺今云五千四百六十尺城勢比金城差小而帛尺二尺准地尺一尺勝覽所云疑用帛尺山勢崒嵂而頭項凹陷四顧中寬城因其勢形如馬槽閣在棚

上自外仰觀隱隱儼然莫測其內城中四面無所碍
眼泉池有裕可飮萬馬險固不及金城而形勢過之
東南北三門爲受敵之地笠巖一面俯壓葦嶺大路
地勢尤奇壯泰仁興德高敞長城珍原疊入

重建簡儀序

書雲觀舊有觀天儀象皆我 世祖大王妙運聖智
親自指教而裁定者其機運制度長短尺寸臣鄭招
臣金鑌臣金墩等序若銘詳之鑱之本噐副藏史閣
以垂一代之盛制壬辰之亂舉爲灰燼越十年辛丑
臣恒福職領本局恐久而不傳偶得舊簡儀方趺及

老工二人參以史閣所記啓復舊制　上特允之時當草創工鉅力綿先制其尤精密難成者如漏器簡儀渾象俾後人得以取式其他圭表渾儀仰釜日星定時儀等器俱未遑焉繼此有欲大闡以昭我　聖祖法天順時之意以成我　殿下繼志述事之勤者請徵諸序

李學士好閔彰　賜亭序

太學士李公旣遷兆于吾鄉仍以朝　天欽賜斥賣爲資搆亭其下徵文於余曰異時東門携手同歸子當爲東道主將以是發揮鷄豚社豈非幸歟余曰信

㢤事固有不幸而幸者亦或有幸而不幸者當遷兆之惡形拘勢迫有見隆然而阜者苟焉以盖骸為幸又何論面勢之宜宅位之吉是雖有青烏遠識有不為權其時卑其眼僅足取用於一時而不能無小憾於後日者乎惟公不遠求不久淹距舊塋未百里不旬日而得福地則斯非所謂不幸而幸者耶而又有
天子之賜皇華之額又為之寵嘉而光大之則無亦為幸之又幸者歟余與學士同里少相長今因其不幸幸又與之同邑適以罪廢方將角巾款段先着祖鞭以待學士退休之年則幾矣而顧以學士文能

華國道可援時雖欲脫遺紛囂退終孝思終不可得焉則又非所謂幸於國人而不幸於鄕人耶雖然君子先公而後私余何敢為吾之幸而欲人之不幸也哉況坐朝行道功利之及物者遠則吾鄕亦與受其賜矣又焉知為大幸也余於是以前所幸者賀公而以後所不幸者自慰

清江集序

坱然太虛人不見其合散者浮游紛擾其出也猶磨之牝乎升降飛揚其運也猶橐之籥乎天以之不墜地以之不陷日月山岳以之而無須臾枯塌者是有

孰把持而迴斡歟而其翕歛之根未嘗無敷措之機降而感遇凝聚爲變則散殊而可象者或瑩然清通或昏然龎濁亦或坎然餒乏爐錘一手賦或萬品以無制有其猶埏埴而凡所鼓而奮而動之者在人爲純剛爲浩然爲沉深豪爽者何可以類舉而皆本之天得匪容人力如世所傳孟氏集義以直養史遷詭觀而增長者雖有內外粹駁之異而其所以培植變化者亦豈無人力之可容歟間有隨感遇物變現色相瞱然成采則有俎豆節文之容鎗然成聲則有律呂鏗鏘之音音由於思有思斯有言矣徒言不行出

而形容之者為文而必有資乎向所謂鼓而奮而動之者為之配而夾持之然後可以驗所賦之厚薄矣唯厚賦而薄發者清江李先生是已今去先生歿二十有六年其胤子命俊得公詩若文因以介於中玄老屬余剞劂之余受知於先生有年矣猶未能盡先生之有今得本稿伏而讀之益知所賦之厚非恒人所可歷階是豈非韓子所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者乎後之學先生之為者唯善養其氣幾矣

惺所雜稿序

詩有何好亦何貴也而世嗜之不已何耶不過雕鏤

噏呺解人一時頤耳余嘗謂詩人與優人草蟲類也詩以思鳴優以喙鳴蟲之技有以脰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鳴之雖異其伎倆恱人一也而言勞逸則蟲甚逸優次之詩最勞蟲之鳴時至而天機自動非有事乎鳴也優持酒左右咳而終日福祝唇焦舌强而心不與焉其喙雖勞其心逸詩掐擢胃腎口吐手寫目視耳聽而纔成一句五官六鑿勞而勤者居三分之二焉然世序此三者則揖詩於堂處優於庭蟲之生終身不離莎砌之間若是則人情貴勞而賤逸耶古云貴者役人賤者役於人物何不齊

耶余晩悟其然遂咋指諱言詩然而遇輒欣然猶病酒節飮者旋欲解酲耳今許君洞觀三敎以及百家尤信笁語緣飾以詩是將拔去嘉禾培植稂莠而其勞且勤反居優蟲之下甚矣其難悟也或言心猶龜也中灼則兆於外猶思動而咏於詩余意思比則水也詩比則氷也水而凝者爲氷而氷釋還復爲水猶思動成詩詩咏而還感思也是知思不睿詩不好心不清思無由睿故明睿所感能令人興焉余老而所甚絶者詩也今適暮歸遇許君之獵不覺下車孰使余而至斯詩果好而可貴耶

慶州李氏同宗稧序

當堯之時治獄之吏謂之理官有能舉職者以官授姓因聲相近遂為李氏周末守藏史老聃托胎七十年指李而生故亦姓李邈矣二說杳難悉究自是以降根培條暢柯葉遠布至我東方寔維我祖所居成聚衆推為長世謂之沙梁大人以漢地節元年糾率六部翊戴羅祖肇基王業上下千有七百年間鉅人長德譜不絶書三韓辟記孰與高下不朽有三世祿不稱焉則世家編户若是乎無輕重哉然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若保姓不墜為國臣室與

同休戚則誇宗尊族之論又豈可少之哉唯是親屬
旣竭支分派别服窮於上戚單於下以至於喜不慶
憂不吊路上相逢一揖馬鞭者亦幾希矣嘗聞禮曰
同姓從宗合族屬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
子因睦以合族於是族食之禮興而遂以是為重吾
宗李光陽宗彦甫與言及此怵然傷之倡議子姓倣
古合族之禮以修稧事遂徵序於余余曰靈椿敷葉
蔭于通衢而其本一根之萌也大姓繁慶遍于天下
而其初一人之身也一而為三三而為五五而為九
下殺旁殺而親乃畢矣枅於句萌沾潤菩蕾脉連於

根者遠揚至於南北生之膝下喘息呼吸氣通於親者子孫至於途人不亦悲哉抑余有一說為諸君勗之晉謝唐崔雖稱華胄一世之後後孫不免厮役無德故也唯御龍豕韋唐杜及范歷三代而益大者世修其德故也吾宗不振久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今念祖修德其惟望于諸君

苔軒集序

世言南中多詩人高霽峰為之雄鳴及壬辰之亂咸言南中多義兵又霽峰為之倡焉既寇退朝廷褒死義之士推霽峰為稱首而向所稱詩聲伏而不揚非

工於前而拙於後也蓋有重於詩者爲之掩焉耳月
明星稀滿除之理也張睢陽文章妙天下其見於遺
響者唯聞遂一篇而止耳不曾以詩聞若使睢陽當
平世而抱窮屈之患則其超千祀而獨立者必不以
今所頌而以昔所妙天下者寵也明矣若霽峰者遇
屯而處天下誦其詩當事而出遠近嘉其績事去而
死古今高其義因其所遇名隨以遷方之於物其猶
龍乎見於昇騰者曰龍本在天見降者曰在田見潛
者曰在淵是豈知龍者耶霽峰歿二十有二年其孫
用厚以騎曹郎袖其詩若干篇踵門屬余剞劂之且

曰先君子嘗有言曰詩雖多出而行世者毋過四五卷其可也願從先志余不揆僭妄旣删定爲一家言明年又求一言以弁卷首噫高君何所取而勤於余耶余以罷廢屛居蘆原覆鼎道峯屛擁前左流巖水落林立右背中有盤巖水鳴鏘然每風靜雨霽輒角巾踞石淸泠積翠與耳目謀若與造物者戲于壙埌拱竢刋公詩寘我淸石床餘響春容衆壑皆鳴誦之萬遍昇三天者未足爲多也

四禮訓蒙序

家禮非禮也儀也陳其數而矇其義與祝史奚擇哉

盖喪主於戚衰麻絰杖所以爲飾戚也而禮不言戚祭主於敬進退屈伸所以爲飾敬也而禮不言敬豈不以情動於内而禮應乎外外可以儀束内不可以言傳也歟若喪無戚容祭無敬色唯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虛乎故古者宗祝後尸商祝後主人君子審於此二者其於情文本末之分幾矣朱文公家禮所載莫非彝倫日用之常而大抵皆數也余疾夫少子嘗士每當祭時登降拜俯從長者而已漫不知爲何義謹掇古經祭義欲寫爲屏底詰朝之事張以寓目領畧其萬一後得晦齋先生奉先雜儀與余所去

取者一一符合然後因喜余向所窺管古人不大扞格於是遂并取三禮要語編成一書名曰四禮訓蒙非敢擬於述者欲令一家子弟私相誦讀不至大迷也萬里長程此為門前始步地耳

溪隱集序

子攷殁已二十有三年再經兵火其遺文稍稍傳於世凡國家秘府典籍舉為灰燼而獨此書未泯比之秦火之餘孔壁啓而虞夏之文出焉人爭覩之為快常聞程叔子之言曰言欲文文則愛愛故傳信哉一日其胤子真聃來示余曰與吾父游而久且詳者宜

莫如丈人乞為我剞劂之且以一語弁其首以侈來世余遂受而讀之其立言遣辭無非吾儕觴詠之遺迹而其人與事一無存者唯余一人孑然獨存如滄桑百變而老仙不死笑撫金狄閱萬古而興喟者良是興事子政於物無所好其於聲色玩好生產作業猶稚兒然獨於書若嗜欲每日子後必整襟誦讀不知日之早暮平生所著書甚多嘗自言曰古人淫書者未有致多如我今之存者蓋得十一於千百特管豹一斑噫

記

文獻書院記

維昔武王伐紂周召贊業而伯夷採薇於西山光武受命耿賈收功而子陵垂釣於滄波不事匪躬士各有志何可以一例觀也然而孤竹清風軼十亂而無讓桐江奇節駕雲臺而有光何哉抑隱者反顯而達者反窮歟將隱顯窮達只繫於身不繫於名歟或縂之闕天而都不在於身與名歟天意若曰樹風節於周朝者須商家之遺老傲至尊而無懼者必微時之故人故不食周粟卧動星象以立其義以成其高雖云效節於前朝實亦垂教於新國則後之聞風者如

劉萇二老之義黨錮諸賢之節咸有所自而為周漢
不拔之輩基若是則或顯或隱迹雖不同而立德詔
後均之為益國則一也是宜序十倫而居貳配五祀
而並美位在西學享榮食報者其誰曰不然也洪惟
我
聖祖應天握圖堯傳舜受時則有若牧隱李公
揖千乘而長往者故人加是之高也視一死猶脫屣
者遺老餓死之義也朝鮮號多烈士凡有大危難為
士者舉皆知熊魚取舍之分輙守義而不顧者是誰
之所自而當立德垂敎之功視古人孰為重輕哉今
按譜錄稼亭文孝公生牧隱文靖公牧隱文靖公生

麟齋公又五世而有隂崖公大家長德譜不絕書世言韓山多君子信哉牧隱葬在韓山郡西麒麟山下李尚書誠中為郡時立廟於墓下扁曰文獻壬辰之亂舉為灰燼在今縉紳之間柯葉所布有可以紹德承家者曰左議政公德馨吏部右侍郎公德洞相與圖所以起廢重新移建於郡西舊宅之基於是稼亭公以序牧隱公以德背北面南各専其尊麟齋隂崖亦紹厥緒分配東西父子暨孫承繼益顯德行文章粤自家傳以實以華孰與高下院旣立李侍郎託記於余余曰昔范武子以世祿不朽取譏於穆叔若此

者流真不朽矣抑余亦有託於吾子矣今二君者能
新祖廟儘知尊祖敬宗之義雖然光前而顯祖者盡
於此而已乎為後孫而志于道者死而不登于斯堂
命之曰忝祖吾不取也侍郎作而曰不敢敢不勉遂
為記

漾碧亭題名記

歲甲申秋余病癉四月而革徐蘓而熱散則精爽已
浮恍恍在昏明之間凡日用事為絲毫以上雖不聞
不覩之外皆若燭照而契數家人神之惴惴不敢罔
一日謂曰我欲退休于平丘江上將往觀焉忽神升

而覜逝允蹈其地則曰樂哉斯丘我將築室以處焉自是首尾凡三往而斸手厥土赤埴厥草菭蘠左渡迷右廣陵高灘湍悍嗌岸而迴漁人設網者日集于灘下灘之上簷角隱約於林間者曰慎家亭即蘓老所稱江深判事亭是巳余使家兄手寫蘓詩及杜集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從返照來一聯于壁朝夕諷誦以寄興焉家人雖知其狂易亦甚怪之如是者凡十六日而醒後二十年癸丑罷廢無歸纍纍於東都門外表孫有駙馬都尉借屋於靈山公子以寓余者始至周視面勢雖知為新面樹丘依然殆若忘乎

生客矣余愕然曰人雖冥行不悟守靈其微之矣焉可逃也抑不知是然者何故今夫渴者思欲嚼梅津生滿口梅固安想津真實有緣妄成真真妄誰分夢為蝴蝶者覺則吾身實體是吾則蝶復何往昔邵子將化能知外事是遵何理哉先民有言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解之者曰誠之至則虛一而靜必先知之余於湖山素性之癖也或者誠至而如神者非耶此必清明在躬乃能及此余敢乎哉是四者皆不可知也書以俟夫明理者辨之

天安水仙亭記

余少從舉子業湯遊江湖得與閔君太和相得歡如也風塵相失且二十有九年余管武庫事閔君為郎干戈之後各全性命再會一局感念疇昔何異釋迦談前生舊緣也既閔君有天安之命踵門告別余咄曰昔余按事南服道出本郡見郡左置池繚以茂林中池起土積之丘如抗榭臨池以娛嘉賓心欣然樂之丁酉之亂一炬煨燼物之盛衰有如是夫既數月君從公入京謂余言亭再搆矣子宜為記余駭曰是何祇耶得無太用民歟曰郡之巨室有亭甚麗後嗣不能守頹圯而斥賣之官俸之餘貲而遷之力省

而易就余曰記則吾何敢唯兹事有不可忘者三吾二人莫逆於江湖官榭私亭煥耀於初載事雖殊科三者均之為盛事則一也風塵相失至於二紀之久然再會一局而向之所謂煥耀者舉煨燼而頹圮也而一朝遭逢再見輪奐斯又非衰而復盛者歟盛衰之機固造物者之為而非人之所得與也其非所得與者吾何知焉任之而已唯可得與者子盡勉之閔曰何其余曰亭之起廢隨郡盛衰昔亭之廢也郡之百度亦因而耗矣今將使郡民有以稱於後世曰太守其君不獨新其亭可乎閔作而曰欽有率遂請叙

而書之

跋

晦齋先生遺稿跋

右晦齋先生元朝五箴論太極書五篇南窓金斯文筆也其孫浚疊為障子來示余其五箴盖先生二十七歲之作也毋論持敬收心之早卽文章亦已夙成矣美哉淵乎渢渢然其亦大雅之遺音歟昔程伯子二十三作定性書程叔子十八作好學論朱夫子十七學業大成古之魁傑之士固未嘗規規於白首寸積而階進也者多矣孰云大材晚成至太極之論思

深而語透退溪所謂精詣之見獨得之妙貫精微徹
上下粹然一出於正者豈欺余哉余嘗疑庖犧八畫
雖無象爻與傳其亦章章可傳於後必如今無疑也
耶抑無乃後之學視若排筭而不能究其義遂湮
没而不顯耶若然神圖所傳非三聖人斷以理效以
事傳以釋之之勤則烏能稱於後世哉孔子之道至
大如日月之在天史遷猶曰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
者子貢先後之也况其下者哉故韓子曰後進之士
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信哉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至朱子而論譔濂溪以下諸儒各有標榜後儒遂定為師說宗而主之無敢改評孟子距楊墨功不在禹下朱子明萬理亦功不在孟子下吾東國雖無腆自鄭圃隱入我　朝歷數賢斯道一脉繩繩有屬而文獻無徵諸家之說枝分而派別無所尋逐至我退溪而遂大定世之談者以為在吾東亦功不在朱氏下然則負天下之望而為之後者亦無有乎爾耶今觀其言曰先生之學理明義精渾然天成求之東方鮮有其倫吾從師說

李正郎安訥朝天錄跋

玄谷趙員外袖示東嶽朝　京詩及附集若干篇且傳嶽意索跋語余謂學詩而差者猶仁義之弊也調高者局於隘瘠材富者淪於卑近故竊號位盜名字者何限而遵大路摘眞鹿者盖無幾人今東嶽之作拓基軒地嘘歙爇天渢渢乎有正始之遺音元白以下不論也情備於景其是也夫或病其附集多珉瑊之混余曰無傷也不如是余安得記名於其間客笑而止

書正氣録後

自余齠齔已聞湖南有高霽峰者翩翩叔世之騷家

者流也心欣然慕之早晚委贄希一識面爲龍門榮
矣旣決科入仕載筆西廂時朝廷辨誣選使　賜宴
別殿三使者竢于蕭墻而修容焉見有副介一丈人
昂然鶴峙余衆中意異之問知爲公也目逆而過之
及宴罷以序最後出坐見公趨退而逡巡止睥睨故
久立宣政門下揖余語移時便握手陳平生懽如也
氣岸豪爽可念風流宗也及壬辰之變　主上鄙在
西塞余以不才執中兵旗從扞外役時中外食焉者
爭引挐鳥獸匿獨公方解綬家食投袂奮起即使人
奔問官守余得聞其規爲布置霆決斧斷謂將以有

為也繼聞師徒有虧大命隕墜雖志不克就其所畜積可槩也後十餘年得公傳諭諸營檄若文伏而讀之其倚馬游刃者郁郁乎文哉何但風雨集而江河流也若虹霞之流于天而卷舒也者蓋不足多而獨家傳義烈都輸在是者為可貴耳然亦公之餘也夫然後知嚮之所聞於髫齔者屈於所見於宣政而見於宣政者屈於所得於行事如喫大肉嚼之愈多味愈深嗜之愈篤矣有德者固有言言而不文惡能稱於後世者哉若是者真不朽矣向公能克復三京策勳上公則其軒天地垂宇宙者果如今耶否乎君子

曰太上立名其次立功然則士之功獻而名立者其又可恨耶閒居永日抱膝一讀覺詞林增氣下成陽家世太寂寂也

訓鍊都監印韓昌黎集跋

都監自罷屯田思所以足食者必毛舉而錐摭之無遺閒印諸書鬻之為軍儲後得安平大君所寫印本數書搨刻為活字圓轉可愛首印是書於是薦紳好事者爭奔走焉遂斥賣消息時權其羸積其奇羨庫人告裕使衆工稍食皆仰機利以末取足猶有餘息是何但養兵之利亦寓文於武相因而相長之者也

獨恨其所印多科程小秩以求易售至於古經大傳梘若素書隱文俗士掉臂故有未遑焉嗟呼趍時取衒豈唯書也後此者若循是而張大之十年之後東方書籍將彬彬焉汗牛是書之先特江源之濫觴也後之君子勉之

史纂跋

韓集之印旣已時有事于 太廟余受戒坐齋房趙員外緯韓來見余余與之虞繼韓之宜趙勸印史記因以平日所自抄傳來示余李相國德馨聞而樂之出捐家藏一本以畀之尹海平根壽從而賛成之又

以王弇州史記纂十七卷使為模楷移書往復論定其去就弇州所抄有全選抄選之別今於全選得五十三抄選得二十通共七十有三或疑抄選太碎余曰折俎雖不及體薦揀金必待淘汰是亦文苑一例何害焉其古今註疏刪定之責一委之車斯文天輅凡十閱月而書克成雖不能備全大成亦學海中一勺

小學集說跋

成化間有淳安程氏者治河于濟濟南多名士彬彬有伏生之遺風焉因與其徒日講小學辨質訂正為

註疏六卷以畀東使之聘上國者東人始得欣覩焉其後何吳陳氏之説稍稍出海外而學子局於井觀猶守株先入崇信程説殊不知諸家語有長短理或抹摋余嘗病之妄欲參校會趣以便考閱一日金鐵原長生見訪因語及之金言栗谷已先窂劄子何重勞遂以其藏一帙見示余甲管曰不亦善乎儘師逸而功倍矣因續史纂入梓以壽其傳

書李參議 晬光 朝 天詩後

㓜從申君所得見權參判叔强朝 京詩帖與安南使者武佐酬唱者居多而且附本國閨秀送武佐之

作數十篇如淳于髡鬻褚王蘭徐媼皆清健豪爽能弁髦宮掖艶冶之習盖亦駸駸乎古烈士擊筑之遺音歟申次部以為二徵之餘烈信哉今芝峯之詩固冠冕珮玉馮老所和亦非魯魚之混而往往起人者多矣雪屋晴窓焼香朗咏足為一快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五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六目錄

雜著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六

雜著

海談

凡物翕受則敷施水穀入口而無下泄焉則人為之脹川渠滙停而無下決焉則澤為之溢獨百川沄沄日夜注海而涯不為加損何歟人體天而圓顱方趾呼吸吐納一循乎天唯此獨異耶余思之得其說矣盖嘗觀於東海之潮乎大浸浩浩浮天載地譬猶大瓢貯水中浮一大葉瓢者猶天葉者猶地地之外無非水也自地而言東西南北雖隔萬千里而遠自水

而言則四方同一水也高下均齊無有偏焉安有三
邊潮汐一時消息而獨東隅一面略無盈縮其所謂
隨月盛衰以類從陰彼竭此盈果有之矣唯於東海
一面萬古滿平元無盈虛則必有說矣意者地不滿
東隅其不滿者即氣有所不足矣氣有所不足故水
有所歸趍而不得不隨氣而竭氣不足則有竭竭則
散當其散處水亦因而盡矣誰能斡廻已散之氣轉
成方脹之勢而附着許多趍下之水以為之潮乎故
東海之無潮氣竭而水隨而散矣古者莊周之說大
抵皆寓言而曰尾閭泄之夫天地脉渾磐礴無罅焉

有中間別著一大孔都聚四海之水日夜衮衮而下如周所稱尾閭者乎然其言則寓而其理未嘗無也盖氣之所竭水不得不盡而有似乎泄而去之耳朱子曰水流東極氣盡而散是先師足未及東海之岸心已會無潮之理矣戊申元宵偶與後生數輩言及潮汐因叙舊所見如右

記己丑獄事

己丑逆獄起賊黨咸言吉三峯爲上將鄭八龍鄭汝立爲次 朝廷遂尋吉三峯所在各道以三峯捕送者前後無限其時賊黨有李箕李光秀等或言往全

州吉三峯家則三峯年可六十面鐵體中豐肥或言
三峯年可三十體長面瘦或言三峯年可五十鬚長
至腹面白而長其後賊人金世謙言三峯非上將乃
賊之卒徒居晉州年可三十一日行三百里云又有
一賊言三峯本羅州士族云冣後有朴文長言三峯
非吉姓是崔三峯乃晉州私奴云不久外間浮議紛
然或言三峯居晉州年可六十面鐵而瘦鬚長至腹
體長或言三峯乃晉州崔永慶也或言前一年有士
人過全州滿場洞有賊萬餘聚會射帿永慶首坐汝
立次坐云云人有聞而疑之者曰永慶居晉州而年

六十面瘦而鐵身長鬚亦長又有滿塲洞之說外間
所云無乃近耶余聞而怪且疑曰諸賊所供各相不
同其論三峯年歲老少形體肥瘦前後胥壞今乃刮
去體中豐肥年三十面白私奴行三百里羅州等語
摘出諸賊供中與永慶相似者數語輳合而為一人
之狀乃云一賊所供依然是崔永慶也此非外間悠
悠浪傳必有明知鞫獄曲折者巧為機穽驅永慶而
納之於三峯先播浪傳使之熟於人聞也最晚有濟
原察訪聞行言告於全羅監司監司密移慶尚右兵
使梁士瑩士瑩發吏捕永慶且搜其家得李黃鍾書

書中有極詆時事之言至以逆獄為士林之禍於是獄事遂重中外惴惴時余方為問事郎廳松江為委官一日松江退歇後廳招余問崔獄余素憤其獄對曰自起獄以來已過歲序何嘗有一人指永慶為三峯今無端以道聽拿囚處士不幸而死則必有公論相公何得辭其責也松江大驚曰我與永慶平日雖以論議相角豈至於欲相害也此出於本道訛傳於我何干余曰非曰相公陷之也知其無根而坐視不救豈推官之體名曰逆獄囚繫滿獄推官固不敢一一伸理至於永慶囚中之尤無根可名者且是孝友

處士何可不救松江曰我當極力救解其後再鞫之
日永慶畧陳時事且及與牛溪異論之由鞫畢松江
退後廡急招余余往見則色頗怫然曰君觀其供辭
是何言耶君之崔公甚不好也余笑曰我與永慶素
昧平生何得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不悅者無乃言及
時事耶松江曰然余曰然則相公初不知永慶也永
慶之所以異於時輩者何耶以其論議不同也其論
議之不同未再鞫前已可知之若於嚴鞫之下苟然
盡喪前日所見區區强為諂悅之辭以冀幸免豈真
崔永慶也以永慶論之則今之所供不變初心此其

所以為高處然此則都不須論今之所鞫者問其論議同異耶只鞫三峯與否今論議同異何干獄事松翁即歡然曰公言政是我未及思也後數日松翁又問曰一朝刑推　命下則恐未及救我汨於獄事意思已耗君為我詳搆劄草以待之余曰此大事何可借人代草相公當自草之又數日松翁大悅曰我已得救崔之妙策耳余問何耶松翁曰劄草已搆且與柳而見約之余問約之如何松翁曰若刑推　命下我急報而見一面詣　闕而見自私第馳到　闕聯名救之則事可諧矣余曰柳相果有是約耶松翁曰

已成金石矣其後余因公事往柳相家極論崔獄之究柳相只荅數語余因言大臣不可不救柳相曰如我者何敢救解余欲以松翁之約問之事體未安而止仍累累極言柳相乃曰舍人不可如是太慷慨世道甚險切宜愼言余曰余與崔本無半分交誼誰敢疑迹柳相曰世事不可測事至波及人誰得脫千金之軀千萬愛惜後時人皆以松翁殺永慶至梁千頃姜海等謀陷繫獄死其時余居閒得見其供辭當初互相揑造煽動分明是千頃等所爲余然後始信前日髥長至腹䒭輳合之說定是千頃䒭所爲而至於

松翁余以崔事終始論難無一毫陷害意其欲救解
而恐為後世公論之罪人者溢於辭色顯有遑遑悶
急之意余之終始所見如是故不敢以崔死為松翁
之罪或於言語間極言不已後生聞而信之者頗多
甲午年間時人大起此論至辛丑年間嶺南儒生陳
疏極論　上累下嚴教一日余與一松相語仍問曰
崔獄一事紛紛不定一隊人則意不惜崔而只以此
事為擠陷一隊之先鋒一隊人亦意不惜松江而只
以此事為專出於松江所搆陷則未安累敗而不回
此論未必不由於余之妄見而然也余亦不甚詳知

或以爲松翁一面以好言酬荅於余一面陰嗾所親
搆其獄云余與松翁分踈公則交分甚密或松翁於
其時有陰害之計耶一松曰庚寅五月以後則我與
松翁論議差異凡事或不得聞五月以前雖密密細
細事我無不知之理終始觀松翁辭色決無是事當
初外間三峯之說始傳諫院以遥執朝權等語請削
永慶官爵其時適見松翁則不悅曰何等諫官做此
不好事永慶退處林下削官何關而乃爲此形迹之
舉也後人必將曰此亦我所知也聞有李洽者唱爲
此論洽何知事體也及具元裕爲正言　上特命放

之元裕在家見是 命卽書小紙通於同僚卽日爲
再鞫之啓至曰端緖已露有若眞是三峯者然松翁
於是大悶之時伯懼往見松翁則松翁苦口曰一拿
永慶已甚無據至請再鞫後世以此輩爲何如也公
等何不言於儕輩力止之伯懼之言如是其後而中
言方論再鞫之時崔洙因醉來訪曰世言李實之爲
浮薄果然而中曰何謂耶洙曰今日我與諫官在友
生家適見實之座中大罵曰公輩何故遽論大事而
不禀於長者盖大事指再鞫而長者指松翁也諫官
之不禀松翁果不爲是實之乃一介後進渠何敢偃

然擔當面責諫官若是耶余因伯懼之言益信松翁
無陰害之迹因兩中言兼知再鞫之論初不稟於松
翁也最後因人聞元裕之言則曰當初再鞫之日我
適以所見通於同僚僚議不為異同遽即論之誰敢
煩稟於他人余然後益信前說及嶺疏以搆殺永慶
為牛溪之罪時臺官奇獻之尹義立等以為渾雖不
殺永慶永慶由渾而死幾將以搆殺之律及於牛溪
時唯益之大言當初以松翁為搆殺永慶者已是艱
難做得說話今乃以牛翁搆殺天下古今寧有是事
余之所以終始不容於時議只是此一事初聞是語

意謂鞫獄之事終始同糸者唯我耳當時見人心事分明無是念而後乃茍同時議欺心阿世非士夫也堅持此論遂為終身之累而畢竟乃以余為松翁所親至於清州儒生朴以倫等上疏力攻余以為澈之腹心尚據台鉉可笑

記壬辰變初事

壬辰五月京城失守　上幸平壤我師據臨津為守余以備邊司有司堂上言於朝曰今八道潰裂無復收拾雖有智者亦不知為國家計昔以孔明之智及荆州失守劉先主無託身用武之地則請求救於孫

将軍卒成赤壁之捷以基鼎足之業今以我國之力無復可為不如具奏 天朝請兵來援以冀萬一時廷臣皆以為迂濶或云雖奏請 天朝焉肯出兵來救或云假令出兵當出遼廣兵馬遼廣之人與㺚無異必當憑陵横暴侵擾公私今七道皆為灰燼一國之中一片乾淨地只有平安一道復為 天兵蹂躙則我無着足地此策決不可行也余連二日爭之不能得後五六日李相明甫自南來詣 行在來寓於余寓一日連衾夜話余言我以乞援 天朝之策颺言於朝廷臣皆言不可無有與我同者此計如何等

亡耳寧且痛陳危迫形勢抵死請援以決一死耳明
甫深然之余曰君意如是則明日與我同力爭辨如
何明甫許之翌日吾二人詣備邊司極陳利害諸公
稍稍與之相同大臣曰試具由啓禀仍命余曰公可
具草余即成草記以入　上即允之　天朝先使崔
世臣林世祿等來探形勢到平壤尹相戲謂余曰此
乃令公客也令公可往接待仍使余接待未幾臨津
失守賊鋒至大同江　上移駕西上余與明甫自請
單騎馳入　天朝請兵沈參判公直名忠謙曰　天
朝許之則雖使他人往請當許之不必此兩人況李

其方為主兵之官不可斯須離　行在上使明甫往
請余即解所騎與之　天朝先使副摠兵祖承訓將
兵三千攻之不能克明年春使李提督如松統大兵
來援遂致平壤之捷
臨津失守西路無一兵馬國事無復可為　行在諸
臣唯憂愁度日未幾李鎰率麾下兵數百入朝大臣
問鎰以駐　駕之所鎰曰鏡城險固可駐鏡城於是
決策北行及賊鋒到大同江先使　中殿及妃嬪向
鏡城而行　大駕隨後發行至寧邊余極言吾嘗聞
咸鏡一道只有一條路更無高山遠野為之重阻賊

若直衝無容足之地將束手就縛此危道也且方乞兵 天朝萬一得請 天朝大兵一朝大來則平安一路已為空虛無人迎接 天子聞之謂我為何如不如直抵義州迎接 天兵以圖萬一事若不幸一行君臣上下歸死 天朝求為内附徐觀事勢以為再舉未晚也左右相視莫有應者沈叅判公直曰公意如此則何不請對余曰早有是請竊觀諸公之意皆以鏡城為必生之地故不敢先發耳余意終始如是公直即請對痛陳時日已向暮矣及請對入侍夜已向闌 上御寧邉東軒張燭而見羣臣坐定 上

曰卿等欲有何言余未及對公直先對曰今幸鏡城李芃獨以為不可欲陳所見故請對耳余仍陳利害如右 上曰予意本欲内附卿言如此可幸義州但中殿一行已發行今到何處若已踰嶺奈何時傳言 中殿到劒山嶺下明日踰嶺云遂以是對時雲山郡守成大業詣 行在請自行迎 中殿夜三鼓大業率郡兵數十達夜馳往劒山以 上旨迎 中殿追及於博川是夜 上令世子分率百官進駐江原京畿等地號召散卒 上自幸義州事若不幸計欲率羣臣渡遼内附羣臣皆以入遼為難 上於燭

下逐座親問欲得自募人員問大臣大臣不對以次
問羣臣莫有應者至余余對曰臣年少無病無父母
請隨　駕上曰卿若有難事不可强行再加商量余
對曰此非臣今日所辦口頭以塞　聖上一時之問
也筮仕之初已有願忠之志及出國門誓以効死故
妻子兄妹已與永訣此志素定久矣　上嘖嘖嗟嘆
良久乃退唯李汝霞名硘洪希古名進願行羣臣皆
願隨東邸余不得已啓請以扈從諸臣書單子受點
以行　上猶以强使帶行爲未安再請乃　許及落
點羣臣不得不行相謂曰到鴨綠江若不幸　駕渡

江水則年老有病者勢難從行云

論亂後諸將功蹟

吾東方文獻不足雖有大事業大是非數歲之後率昧昧不傳徵之無所余嘗恨之壬辰之亂余扈 駕至平壤超拜兵判出入七年常主中兵凡諸將功罪施為事功槩已領略矣厥後奉使南藩叅以記聞質之公論尤為明著而世無有明知其實狀而能言之者往往聞諸士大夫之論則動相矛盾有情迹倒置者今猶如是若傳之悠久則其不為紫之亂朱而是非胥壞者幾希矣 上嘗論水陸諸將之功曰李元

海上之鏖權慄幸州之捷當爲首功此不易之定論然其間曲折有未盡露者權聘君嘗言於余曰世以我幸州之事爲功此固可謂功也然我起自行間積功至此大小之戰不爲不多而全羅熊峙之戰爲冣幸州次之我終以幸州顯事有不可知者盖熊峙之戰在首事之初賊氣方銳我軍單弱且無健卒軍情洶洶難以爲恃乃能出死力血戰以不能滿千之弱卒當十倍之悍賊卒保湖南爲國家根本此其所以難也而當是之時西路阻絶聲問不通本道潰散人多竄匿我雖有功無人褒奬朝廷無由得聞比如無

人暗夜自相擊殺故功不能顯幸州之役在我立功之後權位已重士心已附湖南精兵猛將盡屬手下而兵過數千地利亦險賊之數雖過熊峙其氣已衰此易與為功而政當　天兵壓臨我國諸路勤王兵碁布畿甸都城士民之在江華者引領以待而我之成功適先於諸陣此其功之所以易顯也云此說深得其要至於元均特因人而成事者固不敢與李舜臣抗衡舜臣之功當冠水軍矣若究其心亦必有分其功者而事不明著不見於文書余亦得之於道路亦難傳信余往來海陣見人必問諸將用兵如何海

陣之人言之頗詳當嶺南陷敗之日舜臣在水營不知所以為計欲列艦露梁口遏賊來路修城自守又欲固守本道不窺閑山之口猶豫未決順天府使權俊光陽縣監魚泳潭移書起之身自馳往力贊下海之計乃始起兵云此說若然則俊與泳潭當分其功論其功則舜臣實是首功語其心則於兩人差有愧焉守城之功世人獨稱延安李廷馣而不及晉州金時敏此亦倒置廷馣之功固可嘉奬至與時敏並論則亦不無差等蓋廷馣之所敵者長政而兵不滿萬廷馣所領又過數千義兵諸將來會者亦多可與頡

頡當是之時本道諸將皆不能立功唯廷馣獨能如
此陣中且多士子易以鋪張 行在不遠聲聞易達
廷馣平生聲望亦足以服人心故其功大著至於時
敏只率所領而援兵甚少所敵者行長而非長政之
比各寨諸賊舉陣合勢賊兵之數彌漫於四郡不可
以十數萬計比如舉山壓卵而時敏卒能嬰城固守
能却大敵其勢之難易遠過廷馣而當是之時本道
渙散無人見知 行在絶遠聲聞未及至與延安之
事並而比之亦非定論世以趙憲高敬命之死為節
義若曰死於王事則可至稱節義則未也當板蕩之

日憲等以一介書生奮臂決起糾合義徒志存王室忠義可賞至於錦山之役諸軍因暗潰敗賊挺劍突出地勢險狹自相蹂躪憲死於亂兵敬命適乘醉不能控馬亦死於軍其見敗不奔卒死於王事則果可褒奬而若曰節義則未也其從容就死不失所操唯金千鎰梁山璹二人而已當晉州之圍千鎰聞圍急引兵馳入此其難也事急之後軍中以為千鎰士人勸使以兵屬副將馳出城自全則千鎰不聽終守矗石一面至於賊兵登城猶顏色不變從容北向再拜而死若梁山璹乃是壠畝布衣特是千鎰叅佐之人

雖從死可也雖不死亦可也千鎰勸使出城毋令同死則以為既與同事當與同死卒從千鎰死非素履篤實者能如是乎世之論者泯然以四人同科亦非定論若朴晉前後從軍只有黃山之敗慶州之敗二者而已別無摧鋒陷陣之事而諸將之論每以晉為稱首莫敢與之高下者盖晉以密陽府使政當賊路門户臨亂不迷率勵兵士以一府之卒當大勢之賊遏賊黃山親冒鋒刃血戰而退其所摧敗亦足示於諸將及賊勢滔天一道大小將官抱頭風靡無敢出一聲搞呵者晉終始一節百折不回奬率孤軍勉以

忠義東西出沒在在剿擊雖屢危殆而不避艱險一
面馳報一面收兵當時朝廷賴以探知者唯有晉之
牒報而已若晉死則嶺南聲息幾乎絶矣 上亦為
之嘉歎曰觀晉之所為直恐不免晉若死國事去矣
為晉者豈有死之道也當觀勢進退可也晉無乃不
量此勢而輕進耶其愛惜之意溢於言辭卒能收拾
道内將士漸成陣形使一道氣脉既絶而復續人知
賊之可擊者晉之功也權應銖起於行伍未有遠名
受晉節度能督率鄉兵親冒矢石攻拔永川斬賊七
百餘級軍聲大振為一道倡安衛以一縣令受舜臣

分付以一大艦乘潮順風突衝賊陣於鳴梁之口血
戰益力摧刦賊船五百餘艘於碧波亭下使賊不敢
復窺全羅右道而直衝於忠淸者衛之力也當時微
衛之捷賊乘閑山之勝勢將直犯忠淸順海而上無
人呵禁變後十年永川鳴梁之戰最稱快壯而衛之
事比應銖何啻萬倍李時言金應瑞高彦伯李光岳
大小百餘戰未嘗挫折汗馬之勞斬獲之多常爲諸
将先朴名賢韓明璉洪季男具滉李楠等最稱驍雄
一時諸将無敢比肩至於臨陣披甲皆以名賢等爲
首而從戎十年皆未有大段樹立可指而名者豈非

所遭之機有不同耶歟當　大駕西巡人之視西路
為死地咸以為終必為賊所躡至於窮蹙而同歸於
糜爛也諸將莫肯西路率皆翺翔躑躅於京畿黃海
之間以為前却之計及臨津之敗各陣諸將一時潰
散各自逃生唯李賓自敗所直入　行在同守平壤
及平壤不守皆以為事無可為皆渡浿水而南至於
文臣之有識者亦從而南歸賓又退還定州收拾散
兵復陣順安以為遮遏之計　行朝事急　教書羽
飛日徵勤王諸將㚇畏無敢向西或外託勤王領兵
迵海尋見妾居載與還歸者有之或下令軍中罷兵

逃歸以為觀望之計見徵兵書對人冷笑者有之人心至此而極矣唯全羅兵使崔遠率所部西上軍情中道大變一日臨斬五十餘人以示必死之意終不可止則入據江華使軍不得逃經年苦戍餓死相繼而終不變雖不能立功其心亦足可嘉故吾常以為亂後諸將唯賓與遠不失人臣之義也

柳淵傳 拾遺

柳淵字震甫大丘人也父縣監禮源有三子治游淵游也善屬文淵也好禮法俱為鄉里所稱游妻曰同府武人白巨鰍女淵妻曰參奉李寬女淵之姊曰宗

室達城令禔先亡次姊適同府士人崔守寅次適晉
州士人河沆又有從妹夫曰前縣監沈嶐嘗入山
讀書因忽不返禮源與白氏言狂易而奔言出門庭
旣父與妻爲徵鄉人信之不疑唯淵獨愍泣無與晤
後五年禮源死淵持喪守廬明年壬戌禔抵書於淵
曰聞有海州蔡應珪者實迺兄汝可迎還淵得書差
奴以迎奴空歸曰非游也夏禔又以書證其無疑淵
再送人再空歸言如前明年癸亥冬禔委送奴三伊
來言前所稱蔡上舍挈妾到吾門果游也汝可來會
淵急先送奴身自繼發及奴到禔家上謁應珪方與

禔同座伏奴於庭促具㨃扑曰咄汝厮與淵陰謀前到海州反欲王郎我也奴而忘主罪當死奴懼曰負第吾主不晚當到乞以族之禔佯止之應珪曰待弟來斷不饒爾居數日淵至直入應珪所則引衣覆面托言病苦而僵卧者果不知為何許人徐而字淵曰震甫近前遽執淵手曰見汝驚定感淚自迸覺沉痾洒然若醒矣汝獨無改容同氣之情何若是恝耶淵徊徨而退計不知所出博謀於衆禔與沈嵺交口言真滸無疑或云宜告官庭辨或云與歸故鄉會諸鄉族公同質驗淵從其庶族金百千計善視而俱歸

大丘行到八莒白氏聞其至掃一家臧獲羣而逆於
境男女無少長如墻而立引領而佇之有白氏嫁時
新婢訥叱非於衆中望應珪來迎叱曰你是何人折
作吾主敢至此耶一羣大愕應珪色沮舉止異常淵
叱奴反接之應珪呼淵兒名曰無恙何相厄耶到官
會鄉人禹希績徐洞趙祥珪及淵妹夫崔守寅廡屬
洪明坐列而問曰汝何為者曰我是柳游府使朴應
川詢問一座咸曰非也因歷指一座而詰曰坐此者
皆汝親戚鄉人汝試言之此為誰彼為誰其人俛而
不能對卽推下庭具三木以束之曰服改矣面衰矣

其友雖不識汝汝若真游豈不識友生今汝吐實爲
或見原否者當以官刑從事其人計窮則或稱柳游
或稱應珪狂言無倫故爲迷亂無何應珪妾春守者
聞即馳到訴曰妾夫不幸疾革乞脫囹圄保置私室
府使許置官奴朴石家五日果與春守乘夜偕逃朴
石覺之追捕春守則應珪已免脫無蹤矣白氏累然
服斬日夜哭訴監司曰夫有不良弟淵貪貨無厭指
真爲僞縛兄官囚圖嫁淫禍夫本病狂被拘益重幸
蒙太守免監治疾淵賂守者賊殺掩迹乞論淵罪以
滅婦寃監司令本官囚淵及春守朴石淵妻李氏訴

則監司言逃者非游即應珪也且逃有明驗我亦知
淵究但白氏訴不已事體不得不爾第退而待之鞫
畢當直之白氏乞移隣邑遂移囚玄風未及上讞諫
官論以為游於遷徙困頓之餘形容雖變言語動静
實是柳游其弟謀欲奪嫡專財脅縛告官為府使者
當幷囚游淵而先信弟訴獨囚其兄已失獄體又延
淵獄使賊兄亂常之罪掩置至今一道之人莫不憤
罵請拿淵按律幷罷應川　上允之時淵將就獄褆
巖謀對容問金百千曰淵至則吾蜚亦將就鞫汝欲
何言百千曰以吾所見非游也褆蜚曰汝與淵駢首

戮矣百千曰然則將何辭禔等縱吏曰與吾等同辭
則保無他虞是歲甲子三月十一日拿淵等至 命
三省交坐沈通源以委官按獄淵供略曰一日臣姊
夫達城令禔與臣書云家奴三伊因事往海州聞本
州有蔡應珪者疑其為游往見則果游也臣與白氏
議即差奴賫白氏書及衣服往海州則非臣之兄且
自言俺乃蔡應珪汝等聞三伊誤傳遠來良苦因荅
白氏書以還之如是者再又於冬間禔委差奴三伊
來臣問兄當有書三伊曰於白家已有書矣臣於白
氏求見兄書則托言已失臣入京尋見所謂臣兄者

不類有三驗臣兄弱人也身本短小今乃長大臣兄
面小而黃有麻子無鬚今乃豐顔亦黑而密鬚臣兄
音如婦人今乃洪暢三驗備矣心固疑之及到八莒
決知其詐縛致本官遂見白氏白氏怒不言臣曰壬
戌以後奴再往還嫂輒付書察其荅辭可辨真僞一
信褆言恒畜疑惑故弟冒寒登程歸與鄉族對辨及
至見監嫂當親至官庭見面決之可也此之不爲今
何遽怒耶白氏言如僞也何認爲真以相欺耶監司
令白氏親辨則拒不就曰家人族黨咸曰非游妄以
士族豈宜與所不知何人者對面也及應珪逃然後

白氏反搆臣以弑兄先竪赤幟禔嶐二人遙為聲勢響應影附必欲成獄者亦厥有由蓋禔以臣父別給良田忌臣怙寵嶐以臣伯叔母柳嘗以家貨畀之其妻曰汝若無子可傳禮源之子嶐常懼奪貨猜視於臣令禔嶐二人迭為雌雄唱和成勢刹亂單辭推官問游緣何出家淵言人言發狂實非狂也有些家變不得已去之繼鞫達城令禔云初非臣尋游游到臣家形容已變初不識之坐語良久徵一家事輒響荅如符契言辭動止果游無疑及淵之來相持痛哭因病移寓適見壁上有父所書亦相向而哭沈嶐云禔

使其子慶億來言柳游到家臣即就見形貌已變雖
不詳知具道其一家事無遺失且禔芓云然臣亦信
之金百千旣齊言矣無異辭春守云臣隨夫柳游嘗
主太僕川上禔及子慶億來見曰果游也𡾟與百千
亦云真游及淵至以游及子貞白還鄕臣獨在寓俄
聞囚游即往看獄出獄治疾臣適夜半如厠入見燈
滅游不在故疑淵賊殺獄具推官上備云禔𡾟與百
千咸稱真游則明是柳游淵獨謂非真路縛告官則
賊殺掩迹明矣請杖之杖至四十二度遂誣服結勘
將刑淵臨案號曰臣旣以弑兄成名固當死竊恐國

家終累祥刑逹城欺罔國家致辟於臣乞囚臣一年
蹤迹應珪及臣兄然後明定厥罪臣乃無冤若臣死
之後真柳游出則死者不可復生國其悔是哉且曰
推官與臣本無私讐何乃爾耶通源怒令羅卒捽髮
而歐其口曰峭毒如是弑兄固也時奇大恒在座曰
自有法典何至歐其口問事郎洪仁慶曰弑兄大獄
事多疎漏徑取決案於獄體何如通源曰大惡之人
何所顧惜大恒目止仁慶二人不悅而罷淵奴今石
夢合亦誣服遂并淵誅淵死時年二十七淵在大丘
獄為書與妻曰嗟來室人李從我遠來拮据橐饘我

以天地間至寃幽囚累月理難再生遺汝後言念惟
眇眇爾禔之謀㦖之謀白氏之謀應珪之謀能掩蔽
舉國人心目乃至是耶我不惟勤恤我一介身念我
先父母之靈五内如削顧惟彼禔㞢姦狀汝亦知之
明矣今吾所云無毫毛僞汝必持此入京白我至寃
尋思禍本職由横財汝以先父別給及伯叔母柳氏
文卷告官而毁棄之猶且不白則皇天后土及父母
之靈昭布上下汝其夜夜祝禱幸假冥佑冀獲應珪
以慰我九地之寃神昏氣乏不盡書末有家翁無辜
人柳淵哭死㞢九字遠近聞而悲之淵旣死國言未

已掌令鄭淹於　經筵論其寃於是領議政洪暹亦
言昔臣叅鞫淵獄心疑其寃而不能救請令更覈事
竟不行後十六年己卯冬修撰尹先覺今改國馨於　經
筵啓曰往在庚申年臣於順安縣遇一丐者曰天裕
勇名能文周游訓小兒以糊口臣與同寺數月頗能
言嶺南山川及士子名姓且自言於己酉年中永川
試以賓貢削名臣因問旣是南士何緣到此其人默
而止後見臣鄉人語及則朴長春愕曰此必柳游其
時吾亦同削後於甲子臣又在价川郡山僧時致裕
勇書繼聞淵弑游於大丘伏重誅臣私訝曰我見裕

勇書屬耳此若真游則自西而南為弟所殺其間日
子無幾何矣何若是遽歟自是臣每見西人必問裕
勇存否臣意宜令究問果游也足雪淵寃於是法府
逮致之自淵死李氏泯泯伏窮里每日昧爽輒焚香
祝天願雪夫寃一日夢淵忽來告曰吾兄來矣你亦
知否李氏覺而哭曰噫靈也其徵之矣焚香祝天如
初翌夕裕勇就法府李聞即詣府曰强死人淵因禔
爭財枉伏極典其未亡人其叩地叫天雪寃無路今
聞真柳游出謹以淵臨絶遺言一道呈上及游至言
臣非裕勇實柳游也具道其父履歷族黨婢僕及平

日所交游應口對無疑因問出家之由則云娶妻三歲猶無子父謂業薄責令毋得近膝下因轉入西方後絶不聞弟之死也乃令達城令沈㵢及同里少所善正字金鍵生員韓克諶幷諦視之皆云真柳游於是禁府請蹤迹蔡應珪春守幷得應珪於長連未至海州五里許自刎得春守於海州以來乃言自嫁應珪生子二人當是時絶不聞柳游名字壬戌年間達城令使奴三伊來見應珪曰乃柳游也白氏亦送人致意癸亥春應珪入京留三月乃還便自稱柳游是年冬應珪與妾入京曰達城邀我耳至京則達城父

子果數來問遺不絶應珪因暗記三伊與白家奴與
達城父子等所言凡白家本家一門之事甚悉拆藏
衣領時或開見達城亦潛謂曰汝自謂游我亦曰游
也誰能辨之萬一白氏見疑便可跳去談間或言河
邊麥田淵敢獨占耶又曰吾妻家産淵獨專擅可乎
一日慶億來言沈嶐金百千疑信未定明日嶐與百
千當到吾家汝亦見訪食時當使婢欣介舉案汝見
即指謂曰此是欣介舊嘗許我兄其忘諸使嶐等聞
之前疑氷釋矣及歸大丘未幾流聞見逮達城請沈
丞相通源書因附妾抵本府使朴應川且以其奴馬

與之嶐亦囑其族兄為掌樂院官者圖得一伶人跟妾至大丘應珪拘朴石家三日忽夜有叩門應珪起視因持書以入顧謂賫書人曰吾亦作計如是已汝可急歸妾問何人荅言達城家奴因問簡辭云何曰其辭云事已露矣汝欲何為可急逸去妾泣曰任汝逃去置我何地應珪叱止曰愚婦休怖脫有不虞汝但云不知其時妾到龍仁縣店主老嫗傳致慶億書云今淵方以弒兄論父親亦當對獄汝宜同辭免致異同云爾獄竟妾流落海西一日慶億走入報云我方保納爾夫夫亦心欲見汝汝可來見妾問諸叔父

叔父叱退其人其年白氏遣騎欲以貞白歸養妾不
許後見褆問之褆云聞諸道路多言淵獄可疑或傳
應珪逃生尚在事將不測汝若不許貞白歸祇益人
疑勸妾許送所供是實於是李氏上書具陳褆隆及
白氏之罪請論如法臺官又追論鞫淵時推官及郎
官 上允之有司論游以不奔父喪流之龍岡褆杖
斃獄中春守絞死先是游方在獄朝議有言白氏不
宜在鄉越視其獄白氏聞而入京及游出獄直往白
氏寓立而咳曰汝前以蔡奴為我而賊吾弟異日勿
謂今日我為非游也言訖拂衣去不顧白氏曰是夫

也舊嘗加我以不測之言今又有是說耶游謫龍岡
期滿歸大丘二年死時白氏尚無恙在游終始不與
交私訊白氏所取養春守之子貞白從應珪往大丘
者在白家已十年及游獄起白氏縛以告官云今聞
真柳游出蔡應珪自裁請鞫貞白朝廷置不問先時
李氏常宴居深念謀所以白淵寃萬方乙丑年間春
守兄永守及其夫金憲來言僞柳游不死與春守居
自如若重賂我我能為爾迹之李信之盡以嫁時粧
直數十金啗之自是憲等密密通書抵言於海西已
伺其出處垂将獲之間使往來不絕及鄭淹論淵疑

獄永守聞懼而逃李氏密捕其家小數人囚之私屋
永守乃出就獄終不能致法至是李氏更訴刑曹捕
得永守及憲徵償前賂亂後李相元翼治第于金虎
門外與李氏連門停具聞事始終而傷其寃會　上
寢疾與余日日同入　闕起居為余言之且曰願托
知言者以圖不朽退會晝取其家乘使來速撰曰此
事若成至寃可雪官訓可立子盍圖之余竊悲淵之
寃惜不令白氏先驗而徑造官重恨禔終不服正術
而得遑旬人之謦也幸矣當時網疎而㩧獨漏也雖
然事有不幸而幸者不有尹李諸公為之先後而左

右之使淵有附驥之幸則又惡能暴於當時而施於後世哉世或稱游不良逃也子而逃父人理滅矣逃將焉往世安有無父之國哉古有賢子死於父命朱夫子論之曰義當逃避乃為得禮設令游有大不得已而違親遠逝晉公子在秦天下無不知何乃過為泯迹隱端致弟枉死也權聘君嘗言少時數遇淵於姻席短小精悍慷慨自好罹禍之後妻能囚首喪面竭情祈告至白首如一日宗黨謂為能處憐禍云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二月下澣撰

雜記

吾家家法甚嚴先夫人天性温柔慈順至於閨範有斬斬不可犯者余少孤不能記其萬一其得於親覩而可傳者子弟滿前雖盛暑不敢褰袒仲兄嘗因倦跛倚脫冠與夫人座甚遠而可以望見夫人正色曰汝年已長大猶不知父母前不可無禮耶吾家相傳之訓本不如是因顧謂諸女曰吾家子女甚繁而年歲已長足知禮法雖娚妹之間切不可嬉笑相謔自衢典訓坐卧言語皆當有別外叔崔安陰公與夫人少相長於兄弟中冣親及長家在一隣朝夕來訪每相見必使侍婢在側未嘗於獨處相對曰吾年已老

娚亦老矣親親之道固不當如是習性所拘自不得不爾且婦人之道與其流於褻狎寧過自莊重夫人平生所行若此類甚多惜乎余以幼稚多不能記也吾門此法相傳不墜至于余身禀性坦率事多簡易且不能克遵先訓以式宗黨每諸姪子弟以時來見或與婦人輩笑語無節雜坐無間墜失禮法有駭瞻聽時於燕間每念先夫人制行之毅不覺蹶然驚懼聖人制禮年過十歲男女不同席不同椸架夜行以燭嫂叔不通問敬姜以從祖母之親與季康子語闔門而不踰閾其别嫌慎微之意至密且詳盖男女之

別不如是無以防後世之嫌而有以起淫佚之端故其立經垂訓嚴切如此後世之人不知此意親戚接遇有別則曰短於睦族措無倫無法之家曰親戚相愛甚至於接膝而坐同床而食讙浪笑傲駸駸淪入於禽獸之域而自不能覺或謫興於情外變生於帷薄亡身滅家而後悔之可不戒哉

壬辰三月望　祭祭官班定忽　健元陵上若有哽咽嘻噓之聲初不識為何音班中忽有一官言此何聲響一班之人齊聲言吾等亦聞是聲而不敢發言因此尋聞則聲自　陵上而下祭官上下無不悚然

而罷自後或一日一至或數日一至晝一月不絶齋
官及守護軍等習以為常及五月倭寇至積柴於丁
字閣取火焚之柴盡而火自滅更不延爇於楹棟如
是者數四賊懼有神乃去至今丁閣如新一 陵之
人咸以為神

懿仁之喪因山未定邪說紛然累度改卜都下人情
洶洶靡寧及議用交河猪峴時余以首相亦參坐賓
廳時當冬月忽陰雲大起暴雨雷電同僚以灾異導
禮乞免後改議楊州獨墻時天又大雷電寒氣凜冽
及定於 健元陵翌日天忽暄暖常如仲春氷澌土

融役夫歡喜或相謂曰豈我 祖宗在天之靈黙佑
而致此歟今至十三日尚無寒候異哉
丙子冬與益之中司馬初試出妻家江舍讀書著文
欲赴會試時李土亭翁適來麻浦過冬余與益之朝
夕往來講話一日土亭問公等曽見逸士耶我則常
遊方外多所見知而最高者二人次者一人余問之
則云其一人常在海上操舟捕魚為業不言其名始
見於忠清海上後十餘年再見於全羅海上居無定
所以舟為家只有一妻一女不用大舟只用中船獵
魚之暇時或運穀受價資生其船可容三百石而常

不過二百石即止不載以其載輕則操運便而無任
重之患也不以受價廉厚為意嘗邀我遠漁遂從之
乘小舟信帆而往則若出天外殆非衆漁所能到其
操柁換頭絶非衆漁所能及捕魚而炙之生熟之法
極其滋味又非凡人所及嘗出外其妻偶往隣家獨
其女在有人來買魚論價必索之因受重價比市直
倍之其妻歸女詑以能受重價則妻驚曰此魚市直
若干而汝倍受之爾父聞之必怒急使追之減其半
價而還之此亦可見其一端惜乎我不能知其名也
其一曰徐致武隱遁自樂僅識字嘗有人授青丘風

雅致武受之來請學於我我乃教之終日讀不懈暇
則必汲水取薪以供家役我乃止之則致武曰其人
授我以書欲其讀書也我若不讀初不受之今既受
之則不可虛人之賜故如是勤讀既受學於公有師
生之分讀書之暇不宜閒遊宜供師家之役以盡弟
子之職年近六十受學將一年終始不怠其次徐紀
其為人比之於此二人則萬萬不及然頗能文恬靜
自守決非俗子之流云

余居家接客常以任真為貴不主末禮故親朋亦知
此習一日李長城王汝名貴官罷歸鄉道過京城訪

余於家適余不在王汝勒馬臨門呼女奴分付曰為我語吳嫂我族令公歸家即當再訪我管下奴子幾名馬幾匹可照此數具夕飯待之萬勿違誤未幾余自外至則吳娘笑迎曰人謂長城迂濶今果驗矣進賜不在而勑我具飯如自己老婢少無難色俄而王汝携妾叩門狎坐中堂進飯相噱不知有主客之禮居數日尹仲清名瀣來訪話到夜深家無酒肉清坐蕭然而已夜宿國珎家仲清私語於國珎曰此令公待人本未得宜今舊習猶存我以酒客來自遠方夜深不進一酌宰相家必有美肉而不知餽客殊似落

莫余翌日聞之始覺其疎頗自悔恨責吳娘曰我雖不言爾亦不敏非不知尹是我親朋而待之失宜我心殊未安吳應聲曰吾門客子朝夕紛紛人品高下各自不同遠朋臨門待之失宜斯有過矣爲我家客者亦不得辭其責矣余㤳問何耶吳曰所以貴乎親朋貴相知也進賜疎濶人孰不知爲我客者當飢則索飯渴則求飮可也至於察人睍眴隨機敏應元非進賜長處今尹総奉不能以李長城處之而乃以世之諂鍊者望進賜其爲我客難矣哉余聞言絶倒曰人有病痛自難蔵拙我有疎病婦人亦知之

余弱冠切喜山家之說廣搜諸書遍閱無遺稍稍窺其堂奧然後洞然知其為浪說故遂棄不覩蓋其為說不過賓主拱揖之勢龜雀龍虎之形參之以聚散離合融結關鎖之法而其要只在有情無情而已至於八卦支干推排參錯方位向背逆順吉凶之說尤後世之蔓言而世之惑者曲相拘禁或過時不葬或遠求奇域沉迷背義者何可盡數故先儒於此明有定論以為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則地之美者如此則先靈安而子孫盛斯可為萬世之謨典也司馬光羅大經宋之名儒也觀大經之說曰其所精擇不

過欲其水山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人之生也壽夭賢愚性分已定豈天命反為所轉移乎温公將葬祖父諸父惑於術士將亂昭穆之序温公厚賂術士誑諸父使得禮葬其後家世猶光顯故公益不信術士自唐以後禮重拜掃至今遵而不廢而猶循小家曲說祖父子孫各葬遠地使後嗣廢掃絕香樵牧無禁豈所宜哉余之先塋兆域狹隘卜葬漸廣更無餘地常念我死之後子孫殘微何得別作他山以樹塋域以為深憂一日偶與朴教授尚義語及此事朴仍言我昔過抱川得見貴塋今所葬者只卜

支山至於本宗福地棄而不用心常怪之余聞之躍
然大喜即令擢姪備馬迎朴往觀抱川卜得其山而
定為萬古宅仍載其說以為後考我死之後諸子唯
當按式定兆卜日而葬可也敢有横生異議以亂家
訓視此小說

戊戌十一月以辨誣朝 京留館數十日一行苦苦
思歸一日余與副使李月沙勸黃會元占歸期黃清
齋洗手吾等笑之黃書示占辭有曰駕福乘喜東至
我國載慶南行福居安宅云云吾等相謂曰今誣寃
將伸駕福乘喜則有之南行之語不審謂何余仍曰

莫或還朝之後如我喫苦者又往南方耶會元曰否
此我所占也我方為親求郡無乃誤得南邑又受許
多酸苦耶已亥冬病卧私室備邊司薦為南北面體
察使兼都元帥以病久未謝 恩方待差啓行十二
月十二日嘗獨卧無聊忽憶此事因自語曰平生願
居清道郡三足堂今年五月上劄陳情重觸時諱將
欲携家卜居于此遣人修葺而卒未果占云福居安
宅者無乃是耶萬事前定類如是奇哉
辛丑正月十一日夢若因公幹冒雨而行騎而從者
二歩者又可四五人尋入一區山川奇爽行傍一岡

仰見新亭翼然而過去不暇登覽直到窮峽峽中有大屋如寺社傍有民居列置因入其大屋若有所為而忘未記了事而迴還到前所過岡子岡下夷為寬場布以白沙周迴可數千步有百圍五大木離立場中隱暎偃盖緣岡而上始登新亭精潔瀟灑殆非人間有也內有書室橫廊皆新塗白堊未加丹碧其外廡數間時未斷手只植柱覆瓦而已因得周覽形勢四山屛擁中開大野有石峯三朶斗起野中勢如螺髻逶迤而南中折而起融而為岡岡高僅數丈亭在岡上岡之右沃野平衍大開水田香稻發穗方搖風

舞綠者可數百項直北衆山攢蹙奔騰洞壑深巖隱
隱有蓊蔚之氣亭之前遠峯列竪雙成洞天水自雙
洞來若白虬蜿蜒屈曲一泒自北而南一泒自南而
北兩泒合于亭下匯為一流廣可數百步深沒人肩
明沙為底清若菱鏡魚行往來皆若空中遊溪邊白
石平廣步步成磯溪流之勢之玄環抱繚繞于亭之
三面而南注于遠野平生蓄眼未嘗見如許境界仍
問亭主曰梧陰別墅俄有尹修撰出迎曰相公在内
余躊躇門限偶得一句曰桃源洞裏開千畝綠野庭
中有八龍未及續成欠伸而醒窓紙已生白矣餘爽

猶在膈上毛髮颯颯有風露氣起而尋之欲債工爲圖附詩其上忽自思曰以桃源之勝得千畝之富享綠野之閒有八龍之福斯乃人間至願幸我得此奇夢何必讓與梧陰自爲傍觀冷客不幾於屠門之嚼耶不如秘而不傳因而自取改其亭曰弼雲別墅絕不向尹家人透露天機也 翌朝記

是月二十七日夜夢再遊是墅與梧陰歡謔如平日山川形勝如前所夢只亭舍體制差異耳天之所眷不可私竊因復號曰梧陰別墅名斗壽

辛丑七月十九日夜天氣甚熱星月昭明倚枕無睡

與賤妾達曙閒話妾言大人心腸過剛多所擺脫緩
急難以為恃仍問曰何謂妾言壬辰變初邊報日急
然後監役遣騎邀致使得面訣到家賓客滿堂至夜
深客散使人瞯之則大人方蒙被而卧別舍監役使
之就別如其言由中門而入大人望見妾來即閉户
不應妾立在户外請暫許入室面訣而死則大人乃
應曰吾非無情者但國事至此不暇顧私今若涕泣
團欒無益於事徒亂人意汝好好隨兄而去兄自指
示生道終不應及曉趍朝妾決死突前執帯願少留
有所指教大人拂衣再三至拔佩刀將斷其帯妾不

得已必却大人仍遂不顧而去臨亂如是此其所以
難恃也余因此迮思當時果以為若與眷屬戀戀相
别以亂心慮則雖隨　駕西行觸事内顧思慮分裂
必不能終遂初心遂不復與家人相見小兒或時來
戲眼前因閉中門以斷來路老妹到家不許面别獨
處外舍因遂扈從到今思之其所處置渉於非情且
非中正之道誠學者之所不取也然自料力量與所
養不能堅確臨亂處之苟不如是必將顛倒悖亂失
其素履者多矣苟不能從容則無寧為過激之舉庶
幾得全終始仍自點撿　行朝時處事則不至於大

窘今過十年志慮已衰血氣亦弱倘遇如此之日則
必不能爲如此處置如此快活而其不至於狼狽失
措者幾希矣因書以自警
臨陂才人朴世同之子朴春亦爲才人壬辰之亂戰
於錦山爲賊所擄久在賊中積功爲將及丁酉之亂
賊使春爲前鋒領兵千人春願向全羅其意盖欲尋
見舊居也轉鬪而直抵臨陂故家則已成荒墟春不
勝慨然以諺書題其柱礎曰我是此家主朴某也賊
與我千兵使爲先鋒我便欲因此投歸本國心生一
計求領我國被擄人爲兵故所帶千兵之中被擄者

居三分之二時於誠信人處密密相約萬一得見本國軍兵與被擄同約者一時投降轉鬪而上一不見本國駐兵處徘徊累日初計不遂痛哭而返云云其時全羅沃野居才人林世鵬女時年十餘亦被擄在春帳下黃昏衆倭皆散春獨與數倭居忽然以本國語自相謂曰此是全州沃野兩倭對曰然春曰麻堂氣運世鵬等能得生存否其女在傍聞之心竊私怪曰這是倭將何得為本國語又何得知我父名字耶况麻堂氣運皆是我父一時名才人倭將何得知之心甚疑怪而不知朴春為倭將也至夜春潛問其女

曰汝是何人對曰我是沃野才人世鵬之女也春驚曰汝父母好在否女曰父在元帥陣下獨母與我隱林間一時被擄賊斬母而活我矣春惻然咨嗟數日回軍南下令女騎馬在春馬前至海南將乘船春袖出一封書授女曰今放汝歸可將此書傳致汝父仍使一倭護送於伏兵處其女遂得脫歸直到沃野仍以其書授其父書中所言亦如前日題柱礎之辭仍內附一書使之傳於其父其父恐事洩累及於身一切隱諱故一隣才人無敢發言云

白沙先生集卷之十六